

目 录

序言 /1

第一讲 大学——精神成人的摇篮

一、我们为什么“郁闷” /2

二、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 /8

三、“精神成人”之路 /13

第二讲 大学与大学精神

一、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学 /22

二、中国的现代大学 /27

三、现代大学的理念 /30

四、现代大学精神 /33

五、大学的功能 /36

第三讲 让人生活出意义来

一、认识自我、发现自我 /44

- 二、人生意义与人生境界 /49
- 三、“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 /55

第四讲 青春和爱情在生命中闪光

- 一、青春——美丽、迷惘而又危险的季节 /62
- 二、性爱——生命之美和青春之美的舞蹈 /67
- 三、婚姻——不是仅仅有着美好风景的“围城” /74

第五讲 苦难与死亡——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

- 一、生命航程中的风暴——苦难 /82
- 二、逆境打垮弱者,造就强者 /87
- 三、死亡之思 /90

第六讲 谁是知识分子

- 一、“有知识的人”与知识分子 /101
- 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 /106
- 三、知识分子的姿态和风采 /110

第七讲 让记忆唤醒历史

- 一、记忆即历史,记忆即生命 /118
- 二、不能在苦难史前闭上眼睛 /123
- 三、穿越遮蔽,捍卫记忆 /127

第八讲 要做公民,不做“臣民”

- 一、公民与臣民有何不同 /136
- 二、大学是公民教育的重镇 /142

三、公民社会就是民主的社会 /147

第九讲 民主、宪政面面谈

一、民主是一种制度 /156

二、民主国家的几个特点 /160

三、宪政就是限制政府 /164

四、中国的宪政道路 /171

第十讲 平等与公正——人类永恒的诉求

一、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发现 /178

二、起点和过程的平等和公正最重要 /184

三、“作为公平的正义”——怎样达到公正 /187

第十一讲 从《世界人权宣言》说起

一、人权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196

二、20世纪的人权备忘录 /202

三、人权是自由、公正和世界和平的基础 /209

第十二讲 只有一个地球

一、是人类对环境欠了债 /216

二、令人忧心的中国生态 /220

三、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面临的困局 /223

四、保护环境是人类永久的“和平” /227

第十三讲 赞美科学和理解科学是两码事

一、科学、技术和科学主义需要区分 /234

二、科学需要学识,更需要良知 /242

三、技术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 /246

第十四讲 迎接全球化 走近世界公民

一、全球化——一艘不得不乘的航船 /254

二、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260

三、建立全球意识,遵行普世价值 /267

后记 /274

参考文献 /277

序 言

丁 东

2002年夏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从此,一门新的大学公共课程走进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课堂。徐方就是讲授这门课程的最早的教师之一。

徐方在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这是一所专业性很强的工科院校,所有专业都是为着培养电力工业方面的人才而设置的,人文类的课程自然处于边缘位置。然而,徐方开设的大学人文课,却成了该校所有课程中最有魅力、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学生报名选修十分踊跃,以至一部分学生为报不上名而苦恼。这种盛况,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的关注,这些媒体专门派记者前来采访,作了长篇专题报道。

大学人文课,涉及的都是价值理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传授工具理性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讨论的都是怎样做人的问题。

在教育日趋功利化的今天,无用之用的学问还能如此强烈地吸引学生,其中必有原因。原因我想大致有三:

其一,徐方是一位有激情的教师。这门课,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需要教师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关怀,需要教师怀有理想精神,存有正气。要想和学生讨论精神成人,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合格的公民,首先要求诸自己,自己做人要堂堂正正。愿意燃烧自己,才能温暖别人。徐方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其二,徐方有较宽的知识面。她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徐云就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怀的大学教授,母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和徐方是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7 级的同学。在学生时代,她就兴趣广泛,好求新知,是女同学里知识面最宽的一个。她毕业后,到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先后开设过许多课程,效果都很好。然而,最能使她感受到教师人生意义和职业尊严的,还是大学人文课。夏中义说,开设大学人文课的都是志愿者。对于已达知天命之年的徐方来说,放下轻车熟路的旧课,进入这门新课,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门课涉及的学科领域空前广阔,逼着她大量读书,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为开设这门课,她已经阅读了数百册不同专业的书,说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无不如数家珍。

其三,徐方努力贴近学生实际,走进学生心灵。如今的大学,大多数年龄在 20 岁上下,和徐方不是一代人,恰好和她的女儿是一代人。代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跨越代沟,达到两代人之间无障碍的精神沟通?这并不是一道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大学人文读本》问世以后,夏中义随之主编了作为课程讲义的《大学人文教程》。当时,是由 10 位学者合作撰稿,我也是其中之一,撰写了两章。平心而论,撰稿者的态

度是十分认真的,在学理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工夫。但出版之后,部分教师反映,部分内容过于艰深了一些,让现在的大学生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障碍,连一些教师都感到不便消化。徐方的讲稿,在价值取向和整体框架上,和《读本》、《教程》保持了方向的一致,但在内容上,却大大地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不但提高了口语化程度,所举例证也适合学生的兴趣。我一向认为,不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深入深出不算成功,深入浅出才是高手。徐方的讲稿,回避了过于艰深的学理思辨,力求生动活泼,经过几轮授课的实践检验,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认为,作为公共课而非专业课的讲义,应当侧重学理中贴近常识的层面,徐方的选择,也是明智而适宜的。

当然,她这部讲稿远非十全十美,只是初步尝试的阶段性小结。大学人文从三年前进入中国大学课堂,开课的院校已经从最初的几所增加到40所。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思路和心得、长处或短处,讲稿也会百花齐放,各有千秋。徐方的讲稿不过是百花园中的一朵,今后如有机会,还可以改得更好。愿这朵用心血浇灌的人文之花常开不败。

2005年11月于北京新街口寓所

第一讲 大学——精神成人的摇篮

大学不能保证培养出像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华盛顿、拉斐尔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名人,尽管在此之前大学内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另一方面,大学也不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家、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里也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英】约翰·亨利·纽曼^①

一、我们为什么“郁闷”

在时下的大学校园里,使用频率最高、适用性最广的一个词是“郁闷”。有趣的是,它的使用完全不受地域、学校类型和学校规模的影响,而且“郁闷”情绪的来源是全方位的:某些愿望得不到满足、学习成绩不理想、失恋、缺钱、就业困难甚至入党、当学生会干部、“过级”、人际关系、买名牌、找伴……统统是导致“郁闷”的根源。本来,“郁闷”是一种正常的情绪类型,一个人难免会碰到生活、事业受挫的时候,从而产生这种低沉、压抑的情绪,但是,大学校园中的无处不在的“郁闷”,细究其实,却折射着中国今日大学的精神品位,反映着肩负中国乃至世界之未来的被

^① 转引自夏中义《编者旁白》,见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2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理想真空”、“精神贫血”、“价值悬浮”的令人忧虑的现状。

为什么作如是判断呢？

第一，理想真空。理想本来是大学生们的特征之一，如一哲人所说“理想就是精神生活的寄托”，理想就是自己设定的奋斗目标，具有超越性，也具有可行性和时代性。大学生应该是充满活力、激情、烂漫与执著的有知、有志青年，追求真知，追求真理，富于理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自五四以来，大学生一直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醒者、践履者，近一个世纪以来，一遇事关国家或社会的大事变、大转折，走在最前面和占据历史制高点的常常是他们，最具有开拓精神和主人翁精神的也是他们。但看今日学子，主宰他们精神走向、支配其喜怒哀乐的基本是小事、俗事，对大是大非则有着与大多数国民一样的要么麻木要么狭隘的认知与态度。有学生讲：社会上所有的负面的丑恶的东西，在大学里都能找到对应的表现，什么假冒伪劣，什么钱权交易，没公德、没操守甚至没文化没诚信……什么都有，大学根本不是什么“精神圣殿”。很多学生成了“只想着自己那点小事”的没理想、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小市民甚至市侩。我曾经连续做了7年的调查问卷，不记名，问及学生的理想信念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是找一个收入高的工作，过好小日子，“实惠一点”……在“最喜欢做的事”一栏下的回答竟有不少是：聊天、睡觉、打扑克、躺在草地上看天，近年还有回答上网聊天、打游戏的。问及“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回答则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曾有学生跟我说：听老一辈人说大学就意味着理想和友谊，我们怎么这么没劲啊？那些榜样人物，现在有什么意义？什么保尔·柯察金，老掉牙的故事，整个一个傻瓜；

雷锋一双袜子穿三年，生产的東西卖给谁？现在学这个，经济怎么发展？简直是不爱国嘛！问我有什么理想？现在谁有什么远大理想？理想理想，有利就想，有实惠才想，否则就是“脑子进水”，就是有点“弱”（智）！对于这种理想缺失的现象，原来我认为因为我自己处在一个“小地方”的小院校、非重点大学，因其软硬件、师资学生都不是第一流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思潮充斥着校园，走出这个特定的圈子会好很多，但无数事实和信息证明，不仅是一般院校这样，重点名牌院校也这样；不仅像我们这样的单科类的工科院校这样，大学校综合院校也这样；不仅是内陆城市小城市的学校这样，沿海城市大城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青年大学生——社会未来的标杆，理想之歌应是你们的主旋律，胸怀天下、志向高远应是你们的精神特质，是什么使它们“淡出”了大学校园，取而代之的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的新信条？知识分子“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意识，做未来社会中坚的精英意识，被工具化实用化的大浪席卷了稀释了，更为可悲的是，又有多少人，多少当权者、教育者、家长以至学生真为它的缺席感到悲哀和忧虑呢？从大学生沦为杀人恶魔的马加爵在临刑前 48 小时说出“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我们从中读出了什么呢？

第二，精神贫血。所谓精神贫血是指一方面心灵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而显示出了苍白与枯萎，另一方面对实现纯粹功利的目标却热衷到失去理性。时下从学前教育就开始的以分数为唯一评判标准的教育制度，与社会上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社会潮流相结合，扭曲了学校教育本应担负的开启心智、激发创造力、培养好公民的真正目标，家长们人人抱着使自己的孩子“成龙变凤”的教育理想，让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不辞劳苦，学特

长,学奥数,请家教,上强化班……学校则“配合”家长和社会,加作业,休息日补课,开“培优班”,总之一目标,考上好学校,考上好高中,考上名牌大学,于是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共赢,皆大欢喜,以至发展到“幼儿园就学小学课程,小学学中学课程,中学学大学课程,而大学生则学习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对人要有礼貌,不要随地吐痰,爱护公共财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一位中学校长语)的荒谬现象出现,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人,居然舍本逐末忘记了培养健全的人格、塑造人的精神这一根本,培养的只是“分数”这一附着于教育对象上的教育的副产品。当然,高考指挥棒是无法忽视的,更好的选拔方式在可预见的时日还出不来,但完全的功利化的教育思维,却无法不让人忧心。比如在我们这所工科院校里,工具理性是绝对的统领潮流,一切一切的评价标准只有“有用或无用”,表现在知识层面上是知识面狭窄,学生们天文地理文史哲等大学生应该具有的素养差得让人难以置信,音乐美术等能令人生优雅丰富的艺术的素养,就更没法提,甚至远不能和“文革”前的大学生相比,常常是一个班没有一个识简谱的人,很多农村来的孩子说他们从不上音乐、美术、体育课,他们很少读课外书,就是读也只是看那些武侠小说“快餐文学”“地摊文学”,从不知有那么多影响了全世界多少代多少人的名著名篇,不要说哲学伦理学等有着抽象理论的著作,就是文学名著、历史传记不少人一部也没有认真读过,偶尔涉猎也觉“不刺激”、“太过时”或看不懂。学生自己都说觉得自己“有知识没文化”,“别人都说我们不像大学生”。知识的结构性缺失导致了精神不充实、不丰富、不优雅,反过来加剧了物质化实用化的泛滥,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缺乏风度、气度和大度,这样的结论用来涵盖所有的学子的确不够妥当,但认为这一代大学生

的知识修养尤其精神世界不仅无法与 20 世纪前半叶的大学生相比,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生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却基本是共识。仅看专业知识,差别尚不明显或难有可比性(因新专业、新学科太多了),差距就在全面素质,在精神世界、精神品位上。

第三,价值悬浮。这个被上海交大夏中义老师用来形容今天大学校园中精神的失范和情感的无根的词,是很恰当的,是我深有感触的种种现状的形象表达,所以拿来一用。所谓“悬浮”是指对真善美不知倾心歌颂,对假恶丑缺乏痛恨鞭挞,对良知、情感、追求真理等高尚情怀的漠视,没有道德楷模,没有“上帝”,不懂得敬畏自然和生命,这正是不仅令人遗憾更令人担忧的人文现状。马加爵在最后的时刻接受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四个年轻同窗的生命在你的铁锤下消失了,你对生命有过敬畏感吗?

马:(茫然)没有。没有特别感受。我对自己都不重视,所以对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

虽然马加爵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缺乏善恶感,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却是不少大学生的现状。记得前几年“9·11”事件发生,我们有学生写出一个字:“爽!”只用一个字就道出了很多大学生对生命、对和平的不以为然,对人类、对历史和对善恶的无知。

我手里有一本《2004 年语录》,讲众亲友给一位 12 岁的孩子过生日,蜡烛吹灭后,他虔诚地双手合十许愿道:希望能中 500 万大奖,先用一部分去周游世界,剩下的钱买个官当当!这一番话,反映了我们社会怎样的价值取向?希图不劳而获、投机心理、崇拜权力……而这样的愿望,竟得到一致的“有出息”的赞

誉。小学生互赠的贺卡上竟写有“开宝马，挣美元，住豪宅，包二奶”的“衷心祝愿”，这就是十几岁孩子的“理想”。最近还看到了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一位初中老师讲托尔斯泰的小说“七颗钻石”，故事里一位善良的小姑娘自己忍着口渴，用仅有的水给小狗和可怜的路人喝，后来得到神的金水罐，故事的宗旨就是褒扬良善，宣传“好心好报”。当教师提问学生，如果他们自己是小姑娘，遇到小狗哀哀地挡道、想要喝点水时，会怎么样，得到的却是“我就踢它一脚”“我才不理它呢”的回答，没有一个孩子说像小姑娘一样给它水喝。听到这样的回答，老师的评价竟是：“能说实话，很好！”“嗯，不错！”根本不作道德评价。连离人文教育最近的语文教师都不去给善良的人性以真诚的赞美，又怎么能让未成年的孩子滋生出人文情怀？更谈不到“神圣情怀”了。我们的教育在根子上就出了问题，一边讲着高不可攀的理想人格，一边却连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边界模糊，这就莫怪我们的大学生对作弊、当“枪手”作假、告密，以至“硫酸泼熊”都认为“没什么”。我们懂得消费，懂得时尚，懂得“酷”，懂得潇洒，却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悲悯，不懂得感动。正如一位学者讲的：“这种教育和熏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没有对弱者的同情，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对和平的珍惜，也没有对自然的热爱，更没有起码的道义感。”（李新宇）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席卷而来，实用化、工具化、世俗化的浪潮铺天盖地，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把大学本应具有的“精神圣殿”“良知大本营”的航标灯掀翻熄灭，我们的莘莘学子失却了精神家园，已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该明白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过“郁闷”，而在于我们为什么“郁闷”。我们不满意的事很多，那些都令人“郁闷”，

但我们却从不思忖我们的灵魂是否令人满意；我们常常焦虑使人“郁闷”的事情，却从不焦虑我们心灵的迷失；我们意愿得到很多，却并不想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富庶我们的精神王国；我们绝口不提社会责任，毫不理会公民权利，一切只有和个人的眼前利益紧密结合才有意义，才值得考虑……我们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们还不能摘掉“人格面具”，我们不会“做我们自己”，我们还能不“郁闷”吗？

二、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

用“理想真空”“精神贫血”“价值悬浮”来总结我们的大学校园，可能有一点偏颇，但以上现象的普遍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说到底，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那么，人文教育在今天的大学，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位序？人文教育对以上我们所列举的道德失范、精神无根的诸种现象，是否有着不可替代的“开心智，去遮蔽”的功能？上届学生中，我曾用问卷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机和价值取向，在“你认为大学的功能主要是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吗”的选项下，半数以上选择：是。我想这其实很正常，别说学生，就是管学校的人、办教育的人，家长、社会，都是抱着这个宗旨，至于说到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培养良好社会公民的目标，在高考指挥棒面前，全成了形式，一纸文凭、一个好一点的职业，就是各层次教育的既定方针，所以高中就分文理科，造成大学生严重的知识结构失衡，在学生最需要“精神成人”的年龄，我们的教育却“‘专业教学’实，而‘素质教育’虚，技能教学实，而公民教育虚，物质层面实，而精神层

面虚”^①。虽然看起来有不少进行思想教育的必修课和人文类选修课,但效果和作用有目共睹。在学生最应接受人文教育的“灵魂发育期”,我们的大学却走上了工具主义和技术至上的反人文之路,把大学教育“落实”到成批地培训“工匠”的“职业培训”。尤其是单科类的工科院校,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就叫作:培养应用性的专门人才,学校从上到下的教育理念不仅仅轻视人文教育,甚至轻视基础学科教育,说到底只是看重技术教育,学生也是清一色的理科生,连学校的图书馆人文社科类的书籍都极少,在“全面素质教育”的口号下,学校也有不少的诸如演讲比赛、辩论赛、征文比赛等活动,但从校方到学生、从组织者到参加者,都缺乏一种使这些活动注入人文教育精神的正确理念,不是走形式,就是假话连篇。比如1999年,我们学校搞一个大型征文活动,主题是“理想·青春·二十一世纪”,这个题目是我拟的,希图学生能在一个比较宽泛的大题目下,表达个人的真情实感和自己的思考及憧憬,理解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但收到的文稿让人大失所望,只有一位来自广西山区的学生,写的是斯人斯事,既真又善,其余无一例外是假、大、空,后问及个人,回答:“瞎抄的。”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包括了宣传部和社科部很多“笔杆子”为评委的评选中,这位唯一写出真情实感的广西孩子,却名落孙山。“专业教育实,素质教育虚;功利教育实,人文教育虚”就是今日绝大多数院校的实况。近年来,向市场靠拢、向金钱献媚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培训班”“学位班”批发着一批又一批拿着“真文凭”的“假大学生”,进而出现北大请某某演员做博士,人大请港台红星(还是武打片的)做教授,大学对文化素养不高的

^① 何光沪:《大学精神:从档案走向鲜活》,原载《太原晚报》,2004年10月15日。

娱乐明星频献秋波,以致民众困惑不解,提出“为何大学老上娱乐版”的疑问。中国最近两年来“人文”二字随处可见,企业、商场、医院、服务场所,甚至政府部门的标签和口号不是“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一时间,似乎社会已把“人文”“人本”写在旗帜上。大学也增加了一些文化素质类的课程,似乎只要这样,大学中那些反人文的现象与思想也会“与时俱进”得到根治。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堂皇的口号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三大主义”的盛行,深深的冷漠,纯粹的功利和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集体无意识”——难道这就是我们苦苦找寻的“精神圣殿”“社会良知的大本营”?范泓先生在《倾听不同的声音——从〈大学人文读本〉说起》^①一文中写道:“一个大学生若最终不能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选择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不能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那么,这样的高等教育依然是让人充满忧虑的。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仅仅解决了知识传播的问题,而没有告诉一代人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显然与现代大学的理念背道而驰。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在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具有较为完满的人格为追求,以别于专门教育造就的狭窄单薄的技术人才。’”

真正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在哪里?当我们打开人类思想宝库,那些先贤名哲、思想巨子,对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目标的深邃探讨和真知灼见就像宝藏丰富与滋养着今天的世人,像灯塔导引着尚在踌躇和茫然之中的我们,使我们得以洞见人类精神的峰顶,得以直面人生、净化心灵,照亮着我

^① 范泓:《倾听不同的声音——从〈大学人文读本〉说起》,原载《教师之友》,2002(12)。